



女人成佛思想的變遷

文學博士 松本文三郎

林秋梧譯述

一、古來在大乘佛教，有女人欲成佛時一定要再轉生爲男子才够的一種不思議的思想存在着，這是世人周知的事情。『無量壽經』第三十五願道：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厭惡女身，壽終之後，復爲女像者，不取正覺。

這叫做女人往生願，或轉女成男願，還有一名叫做聞名轉女願。

在『平等覺經』和『阿彌陀經』(友謙譯)的二十四願中的第二願便和前學的相當，均說着女人「欲來生我國中者即作男子」。這樣思想非僅發見於這一類的經典，在大乘經中是彼此都可散見的。普通人常說女人罪惡深重所以非變成男子是不得成佛的。可是罪惡深重的人未必限定於女人吧。就是男人亦不是沒有比女人罪惡更深的。且佛經中對女人所說的成佛，彼此又不是全然一樣的。所

以這裡想把在佛教中對於女人的思想如何變遷的問題略說一回來折明這個不思議的思想的由來。

二、變成男子的思想中，已經假定了女子到底不能成佛的這般事是沒有可疑的。換句話說在那樣思想發生之前，後面這個思想當然是不可無存在的。不然變成男子的思想畢竟要歸於無意義了。

元來佛陀起初是不歡喜女人的出家似的。所以在『中阿含』卷二十八和『瞿曇經』等，當其曾對於佛的養育最盡力的瞿曇彌要懇願出家的時候，佛便阻止著她道：

止女瞿曇彌，汝莫作是念，女人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瞿曇彌如是，汝剃除頭髮著袈裟衣，盡其形壽，淨修梵行。

瞿曇彌三次懇求，佛陀再三拒絕之。但瞿曇彌因已發了心，所以

受佛陀屢次的拒絕，亦不至於頓挫其志，決意要達到出家的心願，但已明白了一味懇求於佛陀畢竟無益，所以托了舍緣最後親密的阿難替她請願。於是阿難便替她問了佛陀的意見，佛陀這時也用了和前回一樣的話拒絕了他，便道：

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阿難猶如人家多女少男者，此家爲得轉興盛耶……如是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法律中，至信捨家，（乃至）令此梵行不得久住，阿難猶如稻田及麥田中，有穢生者，必壞彼田，如是阿難若使女人得於此正律中。（以下同前文）

元來阿難對佛陀所問的是關於女人是否可得第四沙門果的這問題，可是佛陀對阿難所答的却不關於女人對於第四沙門果得與不得，似乎是因爲恐怕女人帶有頹敗僧團生活的危險，所以不肯許允其出家。但這時阿難便就她有養育的大功說道：「世尊母亡後，瞿曇彌大愛道鞠育世尊，所以要聽許其請願才是。這麼的特別替她苦女求情，所以佛陀爲感到她的恩義，遂不得已爲女人設了八尊師法，以她若能够嚴守則許可之爲條件而聽準了。瞿曇彌不用說是沒異議的，至心誓必堅守其法。這便是僧團中有了比丘尼嗎矢。

由是觀之，佛陀所以不肯女人加入僧團生活者，明是因恐她

們生出風儀的紊亂。而因爲女人風儀會紊亂的，未必僅是女人的罪。然若定作因爲有了她們才會發生風紀的問題，那末便是當時的思想以此認定爲女人的罪惡吧。加之當時男尊女卑的思想，一定是不容許女人始終和男子處於同一境遇作同一修行的。所以前述的八尊師法中明瞭地露示着這箇思想，或說「比丘尼當從比丘求受具足」或說「比丘尼不得說比丘所犯，比丘得說比丘尼所犯」，甚至說「比丘尼受具足雖至百歲，故當向始受具足比丘，極下意稽首作禮，恭敬承事，又手問訊」。這叫誰不得不看作是明示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呀！又同「瞿曇彌經」的末後道：

阿難當知，女人不得行五事，若女人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轉輪王天帝釋魔王大梵天者，終無是處，當知男子得行五行。

這便是女人五障說的所由來。和這個同樣的思想，在經典中各處都可以散見。例如「增一阿含」第二十七也說女人有五種惡，一穢惡，二兩舌，三嫉妬，四瞋恚，五無返復。又同卷四十一更說女人有九惡，在前述述的五種惡法加添了慳嫉，多喜遊行，所信輕舉，惡口的口項。本來「增一阿含」所說的雖是指女人的所以不可愛着爲目的，但把事情僅限於女人似的列舉了這樣的惡法者，就是明示着另一方面女人是及不得男子，較男子加一層的罪惡深重。而這思想至大乘經典不但沒有改變，倒似乎更加一層深甚起來。

在大乘諸經中女人罪惡的思想，若看之讀者熟知的「女人往生聞書」裡所引用的文句，便容易可以知道了。現在若列舉其一二，即如說「諸有三千界男子諸煩惱，合集爲一女人之業障」（「涅槃經」），或說「女人大魔王，能食一切人，現世作纏縛，後生爲怨敵」（「同涅槃經」），或說「一見於女人能失眼功德，縱雖見大蛇不可見女人」（「寶積經」），或說「女人地獄使，永斷佛種，外面似菩薩，內心如夜叉」（「唯識論」）。這些和前所說一樣，不是全部女人的過失。然而竟全歸罪於女人，這似乎殘酷太過了！或者是因爲「抱了」有「女人遂使男子也犯了罪惡」的見解所，以竟將一切的罪過歸於女人的吧？這樣把女人看作罪惡的適與不適姑且勿論，總說一句就是把女人認作罪惡，所以女人便變或是頂罪惡深重的而被目爲她們的成佛到底是不可能的事實。遂至受了「三世諸佛眼墮落於大地，法界諸女人永無成佛願」（「心地觀經」）的斷定。

三、然佛陀若果是悲智圓滿的，即使女人到底不得成佛這麼事，論理是不可有的。任是如何罪惡深重，若既發心，佛當然要用個方法使她們得能成佛才是。但既有五障的佛勅不能成佛，則立地便要她們成佛是不容易一事便下用再說的。所以與女人不關其有無五障而得成道的唯一方便，便是變生男子的一點，但所謂變成男子，却不能以現世女身忽然而變成男子的事實是不俟言的。所

以變生男子是附帶有不得不轉生於他世的條件。且在現世有五障的人，假令其如何聞法修身，於來世便可轉生爲男子得成佛道這慶事還是過於急劇，要其經過圓滿，勢必使其轉生於諸種世界，次第累積善法，培植善根，然後始得成佛，爲最適當。變生男子，天界轉生的思想就是這樣地發生起來的。

這個思想在大乘經典中各處都可以看見，現在將其最著的略述一二吧。如「大寶積經」見寶會龍女授記品和同淨信童女會等皆其適例。而是女人成佛最初的型態，和那後世編入「法華經」的提婆達多品的龍女成佛說本有密接的關係。但決不得把兩者作一樣。在「寶積經」中的龍女授記品，是龍女以天蓋、音樂和其他諸種莊嚴之具，供養於佛，聽佛陀的說法得了深信。爾時佛對馬勝菩薩道：「此諸龍女心無所著，依求大菩提，永離龍道惡趣身，住帝釋天中，在忉利天受樂，經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至他化自在天得淨信，雖受極妙五欲之樂，尚求寂定及涅槃，修習禪定，命終即生梵天，無量劫中利益世間，得供養一切諸佛，後於末後星宿劫諸根靜寂便當成佛」，這就是以諸天轉生爲主而說的。變生男子的意義雖沒有明言，但推其意，她們在諸天生爲男子這慶事是秋毫不容變義的。

復次在淨信童女會，波斯匿王的幼女淨信到佛處請教，那時候

佛陀說十四條的八種法，最後道「復次童女成就八法，能轉女身」。便說了八法，更用偈說道。

敬佛深樂法，尊重戒多聞，不生貪愛心，女身速當轉，持戒且慙愧，不妄念他人，安住菩提，不樂餘乘法，由是速能轉，不淨女人身，勝志得取心，一切皆如幻，諸法本無動，因緣性空寂，勤修如實法，速得丈夫身。

淨信聽說便深信，和前述同樣以諸種莊嚴之具供養佛陀。爾時佛陀向阿難道。這淨信和奉侍她的五百童女命終時，當捨女身生兜率陀天承事供養彌勒世尊及賢劫中一切如來，是淨信童女過八萬四千俱胝那由他劫，於電光世界當得作佛，號光明莊嚴王如來，劫名常光。在這經裡所說的便以變成男子為中心，而簡略了諸天轉生的事。但由至兜率天供養諸佛，然後於電光世界得我佛這點看來，即轉生於諸天的事亦是秋毫無容疑惑的了。由是觀之，前經和此經同巧異曲，其製作果是誰前誰後，現在固難斷定。但是兩經互相補足，可謂對於諸天轉生和變成男子的必要條件是很明地陳述着。

四、和前兩經相關連我們是要注意的是「寶積經」中的一「妙慧童女會」與「無垢施菩薩應辯會」的兩經。而此兩經比前兩經於女人成佛的思想是進步的對。於女人成佛的前記兩經的條件，不過是從觀

女人罪惡深重，而欲使之漸，地遠離其罪惡的方便。然若細審起來便如前述，罪惡未必是限定於女人。且衆生的成佛與否，不可不說是單在於能信解佛法與否的一點。至於前世罪惡的大小現世也未必確要問他。又佛的慈悲也沒有因為是男子便要即刻他，因為是女人所以不救他的道理。如果這樣，那末要添足了那兩種的條件才說女人成佛的，不得不說他畢竟是爲了還沒有佛圓滿的悲智所致的。我們的思想一至於此，便不得承認女人的成佛必俟來世，或要轉生男子。女人以女人的身儘可以成佛，非此不可。要是我們才得承認佛的悲智圓滿。「妙慧童女經」與「無垢施經」實是代表這個思想的。

「妙慧經」說，王舍城有個長者。他的女兒名叫妙慧，年始八歲詣佛所問法。佛對她說十條的四法。妙慧聞說後說道：「如佛所說菩薩諸行我當行」。爾時目犍連告妙慧道：「菩薩之行，甚難可行，汝今發斯殊大願，豈於是願得自在耶。」妙慧道：「我弘願真實不虛，來世成佛，於我國中無有魔事惡焉，何況有女人之名」。於是，更有妙慧和文殊的問答。文殊亦讚嘆她能得法本。道：「此妙慧甚為希有，乃能成就如是法忍。」文殊又問妙慧道：「汝今猶不轉女身耶。」爾時妙慧答道。

女人之相了不可得，今何所轉。

而在此處又說了「來世於我國中無有魔事惡趣，又無女人之名」的話，爲欲證明「的言說是真實，使用了神力使大眾的身軀變爲金色，自己的女身亦忽然變成男子，如三十歲的比丘一樣。當時佛陀向文殊道：「此妙慧菩薩，於當來世成等正覺，號殊勝功德寶藏如來，出現於世。」這一節的話豈不是在明示着女人於今世就能得解脫未必更多次易世轉生爲男子才得成佛的嗎？就是那提婆達多品所說的亦殆與此同一歸旨。而這裡雖沒說是婦女，却同是八歲又在和文殊的問答，彼此對照起來，也沒有相異的地方。

其次「無垢施經」說，波斯匿王女無垢施年始八歲，和舍利弗、目犍連、迦葉等請問大弟子、文殊、無憂等菩薩問答後，更對佛陀問菩薩行法。佛於是說十八條的四法。無垢施使誓當奉行一切比等的法。那時目犍連向無垢施道：「汝敢於佛前大師子吼，菩薩難行豈不知耶，終不以女身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垢施女聽說便和前經所述同爲證明牠的言說真實，用了神力現出奇瑞，使空中雨花，奏演伎樂，變女身爲十六童子。目犍連看此甚嘆不已。那時佛陀向阿難道：「此無垢施菩薩發心已來八萬阿僧祇劫，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行，經六十劫，然後文殊乃發菩提心所有功德莊嚴與爾所菩薩等無有異。」目犍連聽見便向無垢施道：「善男子，汝已久發菩提心，何以不轉女人身。」無垢施反駁道：

世尊記大德、於神足人中最爲第一、何爲不轉男子身也。這一句連目犍連也不知所答，默然下去。無垢施使再辯論道。

亦不以女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以男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菩提無生，是以不可得。

此經大旨與前經同一，就中對於佛法中男女是平等無差別的這層一因事便顯明瞭地說明着。而此經以八歲的波斯匿王女爲中心人物一點與「淨信童女經」同樣，恐怕此經便是由彼經發展而來的吧。就是和「妙慧童女經」以八歲的王舍城長者的女兒妙慧爲中心人物的也不是沒有關係的。且又從「淨信童女經」和「龍女授記品」於其歸旨同樣這層看來，足以推察此兩經亦殆同時而出現的，若據我們的想像，便是「龍女授記品」先成，然後生「淨信童女經」，在此特成了限定於女人的一經，且明示着所以達到成佛的方法。從「淨信童女經」生了後更進一步成出「妙慧童女經」，到最後才成生「無垢施經」的。此等四經無論那一經，於其內容都有密接的關係。若照前記排列起來，便可見其思想的變遷尤爲自然是逐漸進化而成的。而像那「勝鬘夫人經」雖同是記述女人的授記，在這裡却道：

我昔爲菩提，曾已開示汝，今復值遇我，及來世亦然。

指著這以善根將來當得作佛，號普光如來。這個說法是別經亦沒

有幾例的。恐怕是女人成佛說成立了後才發生起來的吧。

據以上所說，我們相信約略得明白關於女人成佛的佛教思想是依甚麼動機，又是怎麼樣地變遷以來的。而對於此等思想變遷的經過若得明瞭，便可以知道變成男子那樣不思議的思想，亦是佛教思想進化的一段階，勢所不得已的。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師南印度香至之子，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行化至本國，其子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尊者欲試其所得，以所施珠問三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師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於此，既辨比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改號菩提達磨，及香至厭世之後遂出家矣，師降六宗，一曰右相，二曰無相，三曰定慧，四曰戒行，五曰無得，六曰寂靜，後值異見主輕毀三寶，有弟子宗勝，潛至王所廣說法要，往返徵詰，師感知宗勝義深，遂召波羅提曰，汝可速致，羅提稟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慢心方熾，即擯宗勝令出，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不，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不，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羅提設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前非咨詢法要，師一日曰，吾觀赤縣神州有大根器，遂隨海越漢爲法求人，初至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契，遂折檻沒江至少林，面壁九年，得二祖於深雪中，曾謂曰，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以入道，後傳衣付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流支光統數加藥害，至第六度遂不救，識曰，江總分玉浪，管炬閉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師知緣盡欲返天竺，令弟子各言其志，道副得皮，德持得肉，道育得骨，二祖得髓，師入滅後葬于熊耳，後宋雲使西域還，遇師於葱嶺，見師手携隻履而返，歸奏帝，開墳果見空棺隻履存焉。

徒曰，降筆龍顏，碧羅天相。

棄金輪爲聖道出家，辨寶珠與阿師相抗。

足生雲，驅弟子除異見之惑，音經顯，聽合國起六宗之謗。

神州赤縣接大乘根，東土西天示納僧樣。

廓然無聖，道龍麟一葦橫江，寂爾觀心，坐鬼窟九年摸象。

一花開五葉，放庭雪沒人曉，毒藥作醍醐，笑江總分玉浪。

如鐘如磬，幾會當教外別傳，分髓分皮，正好喫手中痛棒。

詐死忙攜隻履歸，惜大唐國一時人，開眼被胡兒欺誑。

（希聖和尙「五家正宗贊」）